

林海安澜 护绿有我

中学版

生于青岛，长于山海之间，草木葱茏是我眼中最动人的风景。从亲手栽下的第一棵树苗，到云端蔓延的片片绿意，再到刻在心间的森林防火责任，十余载光阴里，护绿的种子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

小学时，我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办的青岛市义务植树活动，亲手种下一棵麻栎树苗。挥锹、培土、浇水，一系列笨拙却认真的动作，让我第一次懂得：植绿，是一件具体而温暖的事。从那天起，守护青山的信念，便悄悄埋进了心底。

2019年3月，我在青岛总督楼旧址博物馆的庭院里，栽种了一棵樱花树。树身挂着带有名

笔尖护绿，青山有责

青岛国科高级中学 高三10班 秦铎

字、日期的标牌，每到春日，繁花满枝，如云似雪，我常常前去探望、照料。看着它一年比一年枝繁叶茂，我更加明白：植树不易，护林更难。

疫情期间，线下集体植树活动暂停，我通过线上活动领取了麻栎种子，把它种在了家旁边的观象山上。因为离家近，我一有空便上山浇水、松土，静静等待种子破土、抽芽、长高。在一次次与山林亲近的过程中，我系统学习了森林防火知识，深深懂得：植树千日，毁林一旦。一点火星，就可能让多年心血化为灰烬；一丝大意，就可能让漫山苍翠不复存在。森林防火，是守护每一片绿色最坚实的底线。

我的护绿行动，也悄悄影响着家人。在我的带动下，爸爸、妈妈也加入了云端种树的行列，在“蚂蚁森林”里认真积攒能量，快乐收集能量。截至2026年3月，他们已

经在线上种下了27个树种，上百棵树木。从一棵到一片，从线下到线上，我们全家用行动延续着对自然的热爱。

如今，总督楼庭院里的樱花树年年盛放，观象山上的麻栎小苗默默生长，“蚂蚁森林”里的绿意不断蔓延。它们见证着我的成长，也让“爱绿、植绿、护绿、防火”的理念，深深扎根在我心中。

写下这段文字，不只是为了记录一段成长，更是想告诉每一个人：我们亲手栽下的树，用心守护的绿，都经不起一场山火的考验。森林防火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藏在每一次文明用火、每一次细心提醒、每一次自觉守护里。愿我们都能以笔为誓，以行为诺，看好一草一木，守住一山一林，让青岛的山常绿、林常安，让那些我们亲手种下的希望，岁岁平安，生生不息。



林海安澜，护绿有我

青岛六十七中 高一9班 李颖悦 指导老师 赵瑞霞

生于城市、长于城市的我，怕是见不到“已喜佳辰，更怜清夜，一轮明月林梢挂”的景象了。可妈妈非要让我见见，所以我站在了这座山前。

我不喜欢爬山。爬山太累，而且除了些石头、树、草，还能看见些什么？好不容易登上的山顶，也无非是几块大石头。但来都来了，我只好朝着山顶，快步向前。

山路边的树大多是绿松石的颜色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没有相机的调节，路边的景色并没有十分美丽。随着海拔升高，路逐渐陡峭起来，我的双腿开始抗议——在城市里，它们习惯了平坦的柏油路和上下楼的电梯，从未想过山路的陡峭能让肌肉如此紧绷。小腿早已硬得像石头，终于，我一屁股坐下来，大口喘气。环顾四周，都是些树。

树是生态的守护者，它们制造氧气、涵养水土，是地球生生不息的脉搏。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妈妈为什么非要带我来看树

呢？我停下思索，继续攀登，终于登上了山顶。和我想的一样，光秃秃几块大石头，几棵树，险峻的山崖。没什么好看的。风卷着草木的气息扑在脸上，我揉了揉酸痛的眼睛——然而，当我将目光投向远方，越过脚下这方裸露的岩顶，对面的景象却让我屏住了呼吸。

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流云飘在天际，黛青色的山脉浮在云雾中，宛如巨鲸的脊背。而那片山脉上，竟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绿！因为有些距离，树都小小的，可当它们聚在一起，是多么庞大的族群！风从远方赶来，掠过这片巨大的林海，掀起层层叠叠的绿浪，那低沉而悠长的松涛声，仿佛是大地沉稳的呼吸，诉说着数百年的安澜与宁静。

望着远处连绵的绿意，我忽然想起课文《白杨礼赞》里的句子：“可不是？单调，有一点儿吧？然而刹那间，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——不，或者只是三五株，一株，傲然地耸立，像哨兵似的树木

的话，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？”我终于读懂了这份文字里的震撼。或许几百年前，甚至几千年前，这个族群就存在了。它们经历过无数场暴风雨，也许被火烧过，也许被雷击中过。可是它们越发庞大，占据了这连贯的群山！

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人造的森林，而眼前这片真正的林海，却有着人类无法复制的、沉睡了数百年的呼吸。

我忽然明白，妈妈让我看看的意义。树的生态作用都是其次的，真正重要的，是我们对树木、对生灵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！这片与我们同在、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林海，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、去保护吗？

林海安澜，护绿有我。从今后，我愿做这林海中微小的守护者。或许我无法像护林员那样日夜巡山，但我可以带回这份敬畏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不折断城市里的一枝一丫，不惊扰山野间的一草一木，用每一次微小的守护，回应这片林海给予我的震撼。